

学术界关注的中国画家

主编 / 贾德江

康书增水墨人物艺术



学术界关注的中国画家

主编 / 贾德江

康书增水墨人物艺术



别林斯基说过：“在一位具有真正才能的人看来，每一个人物都是典型，每一个典型对于读者都是熟悉的陌生人。熟悉就是有普遍意义，有艺术性；陌生，就是有个性，有独特的性格。”著名画家康书增的水墨人物画就是以一种“熟悉”而“陌生”的语言，描绘在新疆那片神奇土地上的维族青年男女和老人们的平凡生活。率意的用笔、感人的形象、简洁的构图、丰盈的水墨，随着中锋使转的细腻而奔放的笔触，充分展示民族生活的画卷。他以蒋兆和的方法为基础，在不放松形、结构和神态刻画的前提下，强化笔线的书法意味，显示了线的魅力，赋予作品以浓浓的传统文化气息和地域特色。

在中国绘画形式演变的过程中，“线”自始至终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以线造型”成为中国画的显著特点。在康书增的作品中，线具有撼人的写实能力与表意能力。他以线的行收顿挫、提按转折，服

务于或润秀或沧桑的题旨要求，得心应手地表达自己的情绪和感受，寻求具有美感意味的线的多样性和丰富性的变化，达到了实写与虚写浑然整一的效果。他固守着自己的方寸，在娴熟的笔墨结构中注入时代与人文关怀。每当画家笔耕纸素，那些在运动中按结构演化出干湿浓淡、粗细疏密的线条便争相涌出，走势沉着、激情内含，刚柔并济、如绵裹铁，富有节奏和韵律，突破性地实现造型感和书写性的统一，构成了他的线的世界，增强了画面的感染力。

康书增立足于西北大地，守护着天山脚下的这片热土，作为他艺术突破创新、自立门户的策源地；他的学养丰厚，传统功力扎实，造型能力过硬，穷数十年之功，终有今日令人耳目一新的创造。正是这些创造传递着可贵的艺术精神，使他的艺术成为具有品位的文本，给我们多方面的启示。

著 名 国 画 家 康 书 增 简 介



■ 1956年生于河北平山。1980年毕业于新疆师范大学美术专业，同时留校任教至今。现任新疆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教育部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新疆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 作品曾连续入选第六届、第七届、第八届、第九届、第十届全国美展，其中第六届、第八届获优秀奖，第九届获铜奖。参加其他重要美展有“中华杯”中国画大奖赛（获三等奖）、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全国美展、首届全国中国画展、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发表50周年全国美展和2008年奥林匹克美术大会（特邀作者）等。

■ 部分作品被中国美术馆、上海美术馆等单位收藏。有多件作品和多篇论文在《美术》、《美术观察》、《装饰》、《美术向导》、《美苑》、《中国文化报》等报刊上发表，论文《对批评的批评》获“第六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

■ 1999年被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授予“德艺双馨文艺百佳”荣誉称号，2004年获自治区党委与政府设立的新疆“首届天山文艺奖”，2007年被自治区政府授予自治区优秀专业技术工作者称号。

情与线的魅力

· 贾德江 ·

——康书增水墨人物画述评

我总认为，生活在新疆是幸福的，那里一直是我心驰神往的地方。或许是那众人传唱的动人歌谣《咱们新疆好地方》、《边疆处处赛江南》优美旋律的影响，或许是近代人物画大家黄胄先生的新疆风情画载歌载舞的神采对我的感染，使我对新疆的作品，无论是绘画还是音乐，抑或是舞蹈，都有一种别样的情感使我为之心动，为之陶醉。在我的印象中，新疆那片神奇的土地阳光灿烂、瓜果飘香、歌舞升平、色彩绚丽，那里少女美丽、老人幽默，那里的风土人情充满了魅力和诱惑。然而，当我读到新疆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院长康书增那些表现新疆风情的水墨人物画作品时，体味到的却是另一番情境。画中没有维吾尔族少女动人的翩翩起舞，看不到哈萨克族老汉弹拨冬不拉的身影，也没有阿凡提式的调侃和诙谐，有的只是画家以一种“熟悉”而又“陌生”的语言讲述着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故事。这里描绘的是平凡的维吾尔族青年男女和老人们，他们没有夸张的表情，没有激烈的动作，既不显得浪漫，也不富于诗意。他们或行走在赶巴扎的路上，或盘桓在集市上兜销家乡的土特产，无言地背负着生活的重荷，默默地编织着他们质朴无华的岁月。他们的双眼深邃而真诚，如一眼可以望到底的清泉；他们的身形，发散着敦厚、善良、坚韧的气息；一张张饱经风霜、历尽艰辛的脸上，透出的是以苦为乐的坚毅和笑对人生的亲切，满面纯净，满眼真情。如果说，黄胄、叶浅予及其身后有才华的画家们笔下的新疆风情画给人们带来了欢乐与美好的话，那么，康书增创造的水墨新疆人物留给我们更多的是深沉与思考、平实与真切。看前者的作品，如饮



玫瑰古丽 2005年 纸本 68cm × 66cm

甘泉,因为如诗如歌的饱满情绪洋溢在他们的作品里;读后者画作,恰似饮酒,生活的香甜苦辣孕育着画家多少沧桑的心绪。这一定是一位经过苦难的中年饱学之士,以他荣辱不惊、大彻大悟的平淡,锁定在他所熟悉的生活场景里,并借用转换了的笔墨语言,进行着不同空间的对话。这是一个现代人把个人化的社会观察、人生体验到的生命状态作为创作依据,重复着他“歌吟生命、关怀人生”的主题,找寻着内心“天人合一”的净土。这里,是画家艺术生命之根系,也是画家精神家园的栖息地。诸如《和田来的妇女》、《赶集的日子》、《乡里人》、《喀什噶尔》、《小本生意》、《阿依莫汗》、《上街》、《黄土坡》、《古城轶事》、《龟兹印象》、《暖冬》、《回家》等,都是这样产生的作品。画中没有装腔作势的人物,也没有空洞说教和粉饰太平,有的是画家老实地表现当代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和感情。人们在他的画中,可以感受到他们与人为善的慈祥目光,听到他们沉重的喘息声,看到他们青筋的跳动、血液的奔流,感到他们皮肤的抖动,嗅出他们身上散发出的特有乡土气息和汗腥味。这些不加粉饰的作品,作为一种清醒、健康的思考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看到在艰辛、古老的环境里生活的人们,仍然保持着人的温情和尊严。康书增的作品,陈述着一种现实,一种心绪和思索。深厚的怜爱,沉重的叹息,正和作为象外之旨的哲理意味融化在一起。这种有感而发的陈述、思索和感叹,正是画家以切身体验为基础的肺腑之言。因而在艺术力量和思想深度上,都远非形形色色的应制之作所能相比。

每位画家都要为自己所要表现的感情选择适合的绘画语言,这里包含着画家掌握绘画技巧方面的程度和艺术思想的成熟,也包含着画家的睿智、修养和才情。康书增选择的绘画语言是写实人物的水墨表现形式。他认为只有这种语言才能表达出他“面对生活的心境”,即“以写心而状物”的绘画精神。

就当代中国水墨人物画而言,大体可分为两大流派。一是以蒋兆和为代表的重视结构的北方画派传统,二是以浙江美术学院为中心的强调笔意和墨韵的南方画派传统。两个传统都以素描为造型基础,都看重形似,但前者由于强调写实在前,因而笔墨表现只能是被动的,而后者却吸收了写意花鸟画的笔墨方法,增加了人物画笔墨的变化和趣味。其实,作为学院派培养出来的画家,不分南北,无人可以摆脱这两方面带来的影响。康书增对中国画形式语言的把握,也经历了一个探索变化的过程。他曾尝试过以北派“素描加笔墨”、注重人物结构的造型方法,创作宏篇巨构;也探索过南派在写实基础上,力求表现水墨韵味的意笔人物小品,或兼而有之,其结果都难以走出前辈画家的藩篱而独具个人风貌。但康书增毕竟是一位眼光敏锐、思想深沉、勤于学问、善于思考的人,他很少脱离社会现实和人民生活去经营自己的艺术。在长期深入生活的观察、体验和写生中,他不但积累了大量的创作素材,也练就了以线表现物象的速写本领。他以线表现人物的结构和神态,以线描绘人物的衣纹和服饰,以线营造生存的场景和气氛,以线刻画眼前的器皿和瓜果,以线抒写自己的情怀和感



岁月无痕 2001年 纸本 95cm × 89cm

受,可以说,在康书增的作品里一切结构的骨架都是线的疏密、粗细与浓淡的配合。线是情感的载体,线是生命的跃动,线是国画的命脉,现代水墨人物画语言的变革必须由此生发开去,这就是线对于他的最大启示。古人关注线,使线成为中国画的特点,今人关注线,用以取代素描的非表现性线条。康书增更关注线,以深化线的表现力,把线发挥到极致。想到这一点,他的眼前有了路,这条路逐渐清晰,就是在他的新疆风情水墨人物画中把线提纯到一个很高的“语境”之中,充分显示线的魅力,形成线条化的水墨语言个性。

中国画的线,不仅具有造型和表意的功能,而且不同的线型组织、排列、应用以及线的本身就具有一种美感。康书增具备这方面的能力,他对线的表现力的刻意追求,从他大量的速写中已不难看出他了解得极为透彻,掌握得极为娴熟。如果说,在此之前康书增在用线方面所形成的独特审美趣味,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溶解在他的水墨人物画中,那么当他决定把线作为风格化追求的目标确定之后,有意识地在水墨的趣味中强化线的魅力便成为他的自觉意识。甚至可以说,他对线的敏感,在作画之前就显现出来,

康书增水墨人物艺术

起跑线 2008年 纸本 125cm × 247cm





阳光

2002年 纸本

95cm × 89cm

显现在他对生活的观察和取舍中。因此，他在把握这类对象时就显得得心应手。不论是《玫瑰古丽》、《和田来的妇女》、《阿依莫汗》中表现维族的妇女，还是《乡里人》、《喀什噶尔》、《小本生意》中表现维族的青年和老人，均能显示出画家在线描方面的修养和丰富的表现力。细细品读，无论是人物脸部造型，还是不同质地的衣纹变化乃至环境、物品、气氛的转换都是靠不同的线型、线性、线韵和线的疏密节奏来实现，都关联着人物的形态和神韵。或以粗笔大墨的厚重衣纹衬托精心勾画满脸皱纹的面容；或以满幅的线型结构点缀几块浓墨，形成画面的节奏对比；或以繁密的线条表现景物，凸显主体的简疏；有时用线密密匝匝，有时用线疏疏朗朗，有时用线谨严连绵，有时用线苍劲老辣，有时线在常理中，有时线生无笔处。他的绘画世界就是线的世界，他不依赖光影明暗等表

现手法，也淡化了素描的作用，而以变化多端的线条在造型上的生动运用和有机结合，构成画面富有节奏和韵律的装饰美感和笔墨趣味，表达自己的感情，体现自己的个性和艺术风格。特别是书法艺术的融入，使他的线在书写中纵横畅达、气充神盈、顿挫有力、激情内含。所呈现的图景既不似黄胄的糅速写线条于国画的用笔，也不像蒋兆和勾勒加皴擦的风格，更不同于浙派以勾染意笔为特征的水墨形式。在扎实的写实性基础上戮力托举中国画以线造型的精神，是康书增艺术的别开生面之处。

从康书增一幅幅富有地域特色的水墨写意人物画中，我们不仅可以近距离地感受到新疆少数民族地区真实的人情风貌，同时还可领略到画家出神入化的用线魅力。正是他多年的冥思苦行，才有今日笔下的无限生机。所以，它给人们的启示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写到这里，我想强调指出，在中国画领域，一个艺术家不论走哪条路，采用何种形式，要真正做出一点成绩来，必须要有较为全面的修养，要懂得传统，要懂得笔墨，要关注现实。大凡具有远见卓识的艺术家，无不理智地选择自己多年的栖息之地和详熟于耳目的大众群体，作为艺术突破创新、自立门户的策源地。这方面，康书增堪称成功个案。他长期生活在大西北，熟悉那里的民族生活，爱他们所爱，想他们所想，特别是那些历经坎坷、生存艰辛的人们，仿佛与画家自身的生活经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的学养深厚，见解独到，造型能力过硬，传统功力扎实，厚积而薄发，以真诚的心画真正的画，其画不可能不感人。年复一年的人生体验，日复一日的技法积累，他一錾一斧地雕琢他的“线的世界”，一砖一石地建造他的精神圣殿，且无所彷徨，乐在其中。这片被画家的心血和汗水浸润的乐土，这个用情与线织就的世界，只是属于康书增的。

2008年11月30日
于北京王府公寓

和田来的妇女
2006年 纸本
136cm × 68cm





山乡秋来早

2007年 纸本

136cm × 68cm



赶集的日子
2007年 纸本
177cm × 95cm



斗鸡人

2005年 纸本

177cm × 95cm



归途
2006年 纸本
136cm × 68cm



凉山舞步

2007年 纸本

136cm × 68cm



回娘家
2008年 纸本
136cm x 68cm



乡里人

2005年 纸本
177cm × 95cm



康书增画
2007年
康书增画
2007年

洞经乐手
2007年 纸本
177cm × 95cm



深巷

2003年 纸本
177cm × 95cm



喀什噶尔
2003年 纸本
177cm × 95cm

走过青城
——青城山道士下山记
——



走过青城

2007年 纸本

177cm × 95cm